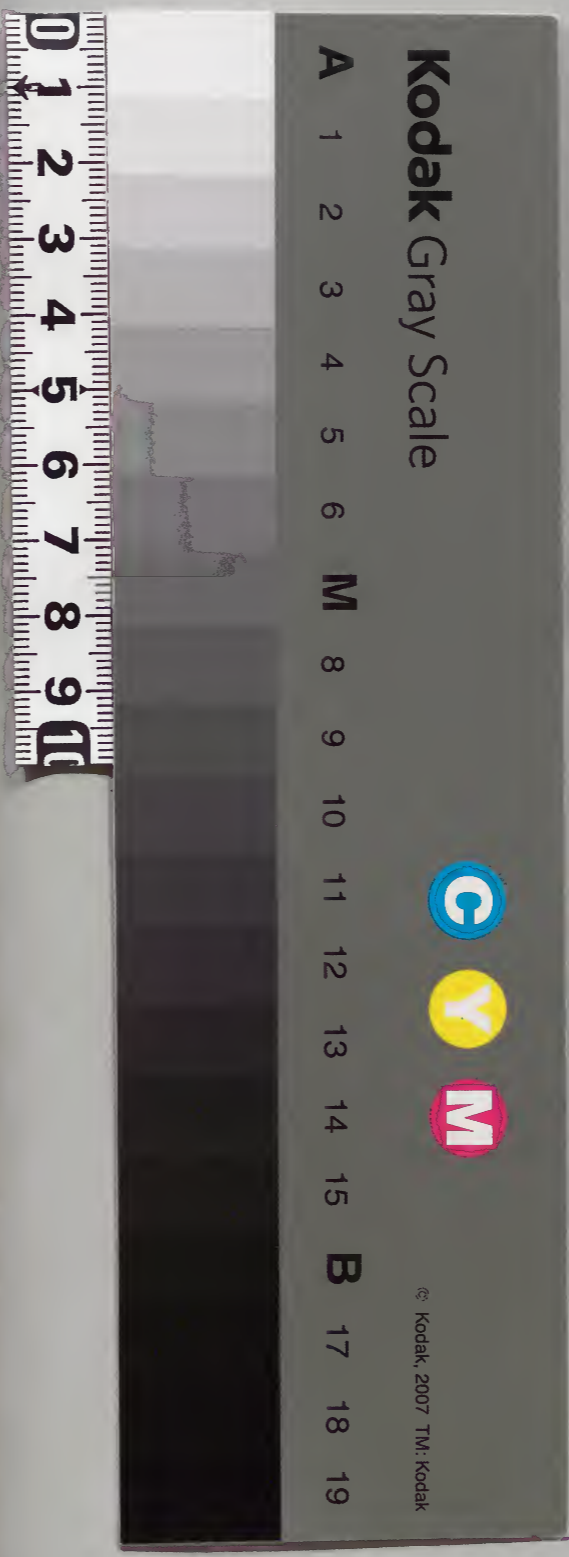


清陰集

廿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16	
冊數	38 (23)		
函號	集	135	1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碑銘 二首

議政府左議政月沙李文忠公神道碑銘 并

序

萬曆戊戌海寇再逞 神宗皇帝再遣文武大臣

征之功未半中讒師衆震驚 國家被蟻萃渙之

幾視始難尤難我 宣祖拔用延安李公自下大

夫進卿亞副大臣馳奏之奏實公所撰也奏入

天子釋然下明旨讒人以黜師衆以安邦誣以雪

恢復之業益固且光矣於是延安公之名聞天下

一時士望與上之寵異之者蓋無與兩既卒
賜謚文忠君子謂鄉使讒說得行則皇朝拯濟
之恩不終國家亡所賴夫安得有今日昔禦侮
奔奏並興周家儒雅文字之力可以拚汗馬折首
之功云謹按公諱廷龜字聖徵自號月沙其先有
中郎將茂者唐高宗朝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
羅貫鹽城鹽城後改延安子孫遂為延安人後世
為監正判書者累累有焉至本朝文康公石亨
以文章致身歷事四朝官至府院君世稱三魁
李公於公為高祖傳子渾司憲府掌令贈吏曹

判書傳子順長不仕用壽階二品及公之考縣令
公俱贈領議政夫人如其爵三世推恩皆由公
貴縣令諱啓蚤執善古文辭薦公車屢冠多士卒
不偶仕終三登縣令有賢配縣監光州金彪女嘉
靖甲子生公如神駒墮地有千里姿學語便識文
字六歲能屬辭每一篇出傳誦驚人稱為神童稍
長汎濫百家過目成誦天得之才與日而化十一
遭金夫人憂毀幾不全猶不廢佔畢服除陞補國
學所試奕奕駿爽素專場者遇之皆自廢乙酉中
司馬庚寅擢文科議政公撫曰吾結髮受書自謂

一第不足取然困躓至此今汝能伸吾志吾復何恨光大先業是汝之責也遂不復就功令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薦入史館公先在太學與諸生請留成牛溪先生章出公手當路唾未發至是論削其薦並及薦公者壬辰夏日本入寇上召公卿計邊事以假注書入一侍公英姿秀出上固已目屬之記注之際嗚毫颯颯敏捷可觀上奇之從香案上數數下視御研墜落墨漬公衣促命中涓拂拭人為公榮之寇深上西幸公適有喪未殮追赴行在到成川拜侍講院說書明

從世子入大朝復為史官上急宵旰命還之亡何宋經略應昌來駐定州欲資講學請見文學之士公與黃文敏慎應選講大學章句經略推鵠湖不許訟製浴閩公為著說力辨同異多所發明大被賞譽剗剗而行之已經略大會諸將蟒玉相錯亡敢闖門而與巡按御史獨引二公進之慰獎甚動見者無不嘖嘖豔稱陞司書改兵曹佐郎又改吏曹屢辟遠接使從事以治文書善華語不許使外其年冬議政公卒于官公聞病欲倍道疾趨至半計至墜馬絕而復蘇徒步奔喪明年歸葬龍

仁三登吏民送喪者待險遠五百餘里無一人後
者終為伐材立廬曰吾感遺愛孝誠也服除已瘠
徘徊丙舍無仕宦意前後六遷皆不赴丁酉始還
京城復拜兵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漢學教授
帝命都御史楊鏞經理本國到平壤問軍兵城池
糧械令三曹判書來對一朝廷憂之以公饒才諳
授咨代往還以從事官隨麻提督南征至全州又
以掌文書召還大小機宜文字悉委之改成均館
司藝兼官如故又兼侍講院弼善嘗在直廬梁按
察遷至闕下上將出接舌官不備倉卒宣公

將命公不敢辭目擊神會悟在言前竟席周旋無
失色按察亟稱之既罷上喜謂侍臣曰不意李
某才至此也亡何命陞准職從郎資一日中超
七階至三品蓋異數也遷司憲府執義擢同副承
旨上疏力辭不許大臣破格請兼承文院副提
調關王廟成天將請上同祭駕辨始具祭
文上不用當製詞臣而命公製之公方以該
房掌飭鹵簿聞命立就詞甚稱旨即賜綵幣
改兵曹叅知自此眷遇日渥每有賓禮公必在
御前天朝冠蓋填館應接不勝其繁公入主應

對出專辭命劬躬鉢心繼以日夜人所推辭者至
公應之如流嘗移病數日 上問李某何在 特
賜厩馬馬飾以示褒義大臣又請兼備邊司副提
調俾參機務蓋翔置以儲才臣並公厯數人而已
戊戌秋賚畫主事丁應恭誣奏揚御史為脩泮地
宣祖為奏白之應泰恨我移仇又為惡語誣奏多
有不忍聞者 天子下其書中朝官襍議之虞在
不測 上避殿席藁遣使籲寃特拜鰲城李公恒
福為右相克上使銓曹初以他重臣有名者為价
李公欲得文苑第一流而難其人請以申公欽為

書狀 上下教曰予觀李某長於辭命其文章蘊
籍典重且有計慮亡踰此人者李公白本欲上請
以其官小故不敢於是陞公嘉善大夫工曹參判
代副使公上疏辭謝 上曰國事甚急卿毋讓至
京納奏又詣閣部省寺科道皆有奏記三十九篇
公悉為之庭臣覆奏該國奏文明白洞快讀之涕
泫泫欲下得 旨應泰私忿妄訐幾誤大事着回
籍聽勘該部移咨慰諭本國俾知朕終始字卹德
意復命 上大喜引見賜臧獲田租如功臣重加
一階始議奏辨選詞臣數人各撰奏以進 上竟

用公文就應泰所誣隨辨甚督至廟號一款直云
小邦自前世以來國內臣民認為私尊公襲未革
事實妄作意非干犯首相柳公成龍謂此大事誅
責不小不可首實議有異同上以為君臣猶父
子安有可諱遂定不改速會議諸議者讀奏至此
相顧謂曰事君無隱真禮義之邦也後天將見
上皆舉奏本稱好文章海內遠近爭相傳以誦云
兼備造司提調諫伐北胡所論鑿鑿中窾上賜
手札稱其智出尋常料敵勝負如指掌下大臣議
停之拜戶曹參判特授藝文館提學上接見

楊經理召公備顧問仍賜綵幣又兼同知義禁
府事地部缺判書命大臣會推被薦者數人
上意先已注公遂增秩長度支公屢辭許適未
得代會遇王妃喪大臣以為此時非某不可請
還度支兼提調國葬都監國無贏蓄事多趣辦
公裁處得宜大事毋乏先是市法無藝暴斂薄估
下不堪命公請發諸司公帑先予後取束猾胥之
弄奸者而親自揀閱一繩平準事集而省費人大
悅服兼知經筵事移禮曹判書原兼國葬提調
亡改從喪往山陵是歲庚子十二月二十二

日也葬時在翌日寅正夜半 靈幄殿火侍衛壯士數人冒死奉柩以出百官有司奔走喘息盡失其度公先令執事者各執其物以避火後有罪一面遣郎官馳 啓與扃護使告世子入臨趣搆祭文行慰安諸應行祭禮以次接行公又慮事後有口請於大臣會六卿三司衆官閱視之大小儀物亡遺缺於是禮就玄宮漏尚下寅刻而未過正矣是禮也雖蒙靈佑亦由公遇變弗迷臨事果敏之効也 朝廷益推公為通才不可及也 上一日御經筵公入侍吾家伯衣仙源公時長諫垣極論

宮禁 王子等事 玉色甚厲反以不前言折責之左右為之縮頸公從容規諷 上意稍解以是無他譴兼世子右賓客承 命與諸儒臣證正經書諺解尋兼弘文館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屢疏懇辭 優批不許 詔使顧天峻崔廷健來以公為遠接使朝辭 上引見解所御暖帽以賜之移拜議政府左叅贊既至龍灣 詔使久不來公以病屢辭改平壤迎慰使時醜正者教人投匭謀逐士類孽臣柳永慶乘時盜秉朝著大亂公還朝力辭解文衡又辭賓客經筵久之還宗伯並還

賓客摠管使關北行 園還道楓岳有父老數十
越疆迎謁自言穀谷民相公在度支嘗活吾邑不
敢忘德各奉酒叩謝然後去請立魯山燕山後議
不行 上遇災求言公進封事飭邊備振紀綱結
人心集羣策恢公道修實德萬餘言無不切中時
病以世子冊禮奏請使赴京還言路受指倖相劾
公擅增帶譯士 上亦疑之而示重公不從然實
由該司啓請得准非公擅增帶也公不自明乞外
出為京畿觀察使視篆數月積案若洗割俸繕崇
義殿求王氏後復奉其祀始修竹州永原山

蓄軍實以壯儲胥並為記文毋廢後觀時方設局
纂東國詩文尹文敬根壽李延陵好閑主其事白
上李某雖任藩寄此局上不可無此人 許令往
來叅定傳為詞苑盛事秩滿知西樞兼知春秋義
禁府事秋掌試發策取李慶倬崔暉等三十三人
時稱得士日本求通使縛送何人指稱壬辰犯
陵賊以誑我倖相求媚 上自以為功請告 廟
百僚賀公劄論其不可益測目視且欲齟之公盡
解兼官杜門即閑久之還知春秋復長度支明年
戊申 宣祖大行提調 國葬都監治事益練市

民益使之承命撰 大行行狀永慶敗移兵曹判
書光海初立內多疑忌宮城警衛久不解軍士暴
露怨苦公陳啓即日罷遣復無世子賓客同知經
筵成均館事 山陵畢進一階寧遠伯李成梁陰
噬我國欲踵漢四郡故事公劄陳籌畫仍請固圉
以備西虜皆見納 賜祭勅使熊化來命公館伴
相得甚驩每語必稱先生見公唱和詩曰字字唐
人魄臨別眷戀不舍以皇華集叙文見屬後公朝
京熊為御史聞公至邀至其第禮甚備使事多有
所濟太監劉用來宣冊禮使戶判金暉信行

公之練也命協伴任中貴素稱無底壑議行括民
竭太倉米預儲十萬金公言熊使垂橐以歸度支
餘金亦足需應方今久旱溝瘠在前宜先急荒政
待 詔使不必過憂人或不然竟如公言再無文
衙辭不許又辭政柄前後至七告始適乞暇上塚
還陳救荒之要纖悉曲盡下所司行之民受其賜
以副摠裁修 宣祖實錄復為宗伯光海欲追尊
生母金氏議舉典禮公以為仲子成風之事見譏
春秋漢唐以下大抵不足法請遵 皇朝孝宗追
尊紀太后故事稱妃別廟光海必欲稱后使之覆

議領議政李德馨等皆曰宜從禮官議議至二四
而公堅持亡變光海不聽竟用后稱 宣祖祔廟
公為禮儀使上裊遷議公言餘哀未盡民生方惡
請停歌謠結綵繁文之事光海不悅半用半不用
數更大禮用加崇政大夫辭不許移吏曹判書裁
抑僥冒銓選為清鄭仁弘上劄詆晦齋退溪二先
正大學諸生削仁弘名青衿錄光海怒禁錮首事
者諸生聞之捲堂以出公詣問論救寢不遂止裊
祭酒罷館官公又請同譴不許時李爾瞻始用事
與仁弘相表裡結為死黨首引其徒最悍驚者欲

擬銓郎公徐之乃相與蜚謀敲撼公力辭去位還
宗伯監修昌德宮工訖加一階術者李懿信上疏
請遷都交河事下禮曹都民驚惑洵洵公極言無
故欲移國都此襲妙清遺說實亡國之言亟斥妖
言以正君心光海大怒下教切責公再啓愈力會
大臣議亦同事遂寢癸丑歲奸臣爾瞻等誅死囚
謀起大獄 先朝大臣名士無能免者公與申公
欽黃公慎等十餘人俱被逮光海親問事雪即釋
國人初聞公等被逮皆曰豈其有此及聞其出又
皆曰天不可誣也至有上手下涕者公伏闕自劾

章六上溫旨慰遣國舅金悌男煞死朝廷疑大
妃服喪公言父子之倫不可廢也進喪服時大
妃居西內不行朝謁公獨以內醫提調率同僚奉
慰奸黨請加罪光海不許只適宗伯移西樞公辭
解文衡所有本職兼官次第祈免久之差辨誣奏
請使仍授知樞改刑曹判書奸黨居言路又舉前
事請嚴不許公懇辭獲免亡何用大臣薦復還度
支公又辭不許勉出謝請省浮費停土木報聞
將設兩關采恩計工冶鑄期以歲年需費甚鉅公
以計市取義州界上徃反屢數月所省千萬又發

伏奸獲隱貨累百千擬代明年半租未幾公去而
竟歸乾沒聞者惜之又差冠服奏請使及行中
朝鎮江守將立坦心慕公設綵棚盛供張迓勞道
左所至華人懽迎聚觀曰朝鮮李尚書至矣至京
如請未還先拜判中樞府事加輔國崇祿與三事
齊班復命即謝病却掃不跡朝列奸臣勸光海移
宮錮閉西內適因旱修故事閉南門公詣西宮肅
謝見宮門道第潛然語同寮曰不閉開門而開閉
門則雨矣奸黨聞之欲論鞠有救者獲已初奸臣
搆陷諸公自謂一網打盡及見原又百方捃拾謀

遂前計人情危懼語涉西宮無不搖手却走而公坦然行意終不改臣子道公知禍作扶病訪鰲城李公於東岡贈詩訣別亡何廢毋議發光海命庭議之公移病及爾瞻等脅相孝純率百僚伏閣公亦不赴又命即家取議會有上疏擬公死律者公引以為解竟不議於是兩司合辭請竄遠方公待命江上者二年越己未秋中朝有監護我國之議其實疑我有貳光海聞之憂甚下教李某素善辨誣可差陳奏使即拜判中樞府事公屢辭不許引見慰諭明年春至京獲伸奉勅將還神宗

帝崩公請于禮部入臨大庭鴻臚引班工部制服同千官行禮於武英殿內閣諸學士皆來觀許以知禮既歸奸黨見公為國再雪大誣為人主所重益內媚欲加以大罪意猶不足前案乃言公在北京刊布私書漏泄陰事請廷尉問光海不許其所以褒予公者備至而責臺諫排擊有功之人嗷嗷者遂息始公留館太子諭德汪輝名臣也求見公文集謝不應又求泐途諸作公重其人不獲終辭錄示紀行詩數十百篇汪見之甚愛序其卷而謀銀梓一時書肆中紙為之貴然其書在可見無他

語矣 詔使劉鴻訓楊道寅來初以公為義州迎
慰使誤聞劉揚分行又以公為遠接使公皆辭不
行拜工曹判書先是爾瞻代公主文衡時相有與
爾瞻交惡者欲借重公以傾之啓言李某詞翰宿
望宜主辭命遂有藝文提學之命爾瞻恨之嗾其
徒以謀立西宮為名請絕島圍置光海留不下兒
彈毒䟽互起連發殆未易算壬戌監軍使者梁之
垣來時相又言今日儉才宜莫如李某光海批下
前所不下者峻斥之即命公為送伴使趣行指意
似覺奸臣陷人情狀中外稍快之公辭不獲監軍

待之有加禮歸到安州久滯重公著德移書朝廷
令公先還而留副使以伴自辦一筵為壽致慇懃
焉癸亥三月 今上反正是夜使者三輩來趣之
家人進酒涕泣却肉曰吾不知舊君之處也先以
書送于大將李貴勸以行事得體徐徐進闕下奉
旨詣西宮請 大妃復位然後會百寮 即位遣
大臣告祠 太廟於是以公為宗伯尋兼知 經
筵判義禁府事又議告祠私廟公議略曰 今上
繼 宣祖之後入承大統本生封號自有 先朝
故事惟其以孫繼祖考位闕焉屬稱與宋朝濮議

有異漢宣帝追尊悼皇考頗為相近而當時不免過隆見非後世今宜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則其於重宗統報本生之道庶幾兩盡矣請詢大臣領議政李元翼等皆以為該曹議是上從之元子就傳選置輔養官公與焉大妃下書數罪光海令奏請誅之公與李公元翼申公欽請對極陳不可得回慈聽廢妃柳氏病卒請遣禮官及其親屬護喪用王子夫人葬禮其反哭也自往迎之人多公有禮請儲貳以係人心先行冠履以行事皆從之

派武土將去郊公請守都城涕泣極諫上意感動諸功臣爭勸出避公不能止初命公隨三宮往江都公自請扈駕上慰勉不許翌日變計同幸湖西至水原請下慈教諭諸道曉以逆順至天安捷聞俄有訛言行在戒嚴公進曰妄也賊已敗安敢復來已而果然命公先往公州相視然後進駐上御行宮受賀廢事蒼黃掌故吏無一人至者手草儀註口占露布贊相廟禮設科取士皆於公乎靠行上還公又奉廟主先入都世子加元服公以賓客行贊冠世子受

冊諸講官並加官階以公極品無可加近親一人
命遷右職尋拜左贊成兼世子貳師冊封詔
使王胡二中貴來命公館伴累辭不許只適
金吾劇務上奉母大院夫人居同宮意欲及生
時尊崇未伸而卒又欲行三年喪大臣以下力爭
降服迫於公議強從之時事多變禮上下相違禮
官不得安其職乃以公判中樞兼禮曹判書辭
不許公與大臣酌議喪禮上疑太簡亟下峻教
公惶恐具劄待罪上意稍解不得已復出供職
天啓丙寅詔使姜曰廣王夢尹來公又館伴

詔使素聞公名先以書致意以得公為喜及還
中朝稱揚於諸公間遇便寄聲情辭溢函公承
命叙皇華集記文宣王廟碑定太廟樂章尋還
贊成仍兼禮判皆出特命明年正月西虜數萬
騎入寇至平山命移公兼兵判扈駕入江都
虜屢書請盟上召大臣問計皆曰事急宜聽於
是虜使劉海等來館江都命公往會副以下使
自擇公請與金蓋國張維俱行論約海等請絕南
朝公曰大明我父母國不可背也爭之二日終
不撓海意沮忽拱手曰國危如此猶守信義可敬

可敬海又索歲幣畜產甚多公爭不許只許犒軍
資約定請上泣盟上欲從之公力陳不可只
與數三臣及海等盟于西郊虜乃解去公前在本
兵建設營將無事則聽操有變則赴敵中頗廢弛
至是又言賊雖退不可忘備請申明營將之法下
所司行之 扈駕還都以病屢辭不許遣御醫
賜內劑 世子亦屢遣官問疾劉海等又來時
義州胡兵尚未盡撤公承命往諭即許撤明年
七月拜右議政屬寮相有故事多待公以決公首
啓虛心聽納振舉綱維以救時弊馬島倭堅求上

京金國汗書有慢語公上劄倭不當違約顧彼情
我勢寔異曩時宜以特召為名毋再援例簡使指
幣報書虜主善辭鐫責俾自知悔仍論敵國啓侮
以我無備也今日急務莫先養兵議者多言歲飢
民困然民困孰如國亡賊來豈待豐年其懇至如
此皆為後來著龜又於經筵請明教化正風俗
崇儒術養賢才召致鴻碩收功康莊益進聖學
務祛病痛上嘉納劉興治授主將據檄島以叛
國家為中朝出兵問罪公廣其內自相圖先言
勿擊觀釁卒驗穆陵改上上服議時追崇議文

未定一二臣從吏贊成終至入宗廟序昭穆公
或聯啓或獨啓引經據禮辭婉理明雖遭震薄可
言輒言言不入輒自劾求去大司憲姜碩期大司
諫趙廷虎副提學金光炫等數十人皆以論禮忤
旨譴黜公一力伸救犯雷霆批逆鱗不計也因災
異乞免不許進左議政兼世子傅仁穆王
后喪公為摠護使至山陵疾亟還第醫問交道數
請急章二十上遣近臣諭旨遂授判中樞府事
疾少已雷震仁政殿公登對極陳應變弭災之道
在人主一心本原澄澈事事誠實則天意可感矣

已而進先祖文康公所著大學衍義輯略推行其
說陳崇敬畏戒逸欲嚴內治察民情四條皆因病
後藥以致終始眷眷輔翼之義上手札褒答賜
錢具公嘗取宋韓魏公語名其亭曰保晚以寓戒
焉自壬申恒病少瘳不獲究所蘊然國有疑事必
悉心以對未嘗推病聞朝廷有過舉憂形於色寢
食為損有嘉謨善策必喜而歸羨於上至乙亥四
月二十九日告終於城東第正寢春秋七十有二
是夕無雲而電赤氣竟天彌夜訃聞上震悼輟
朝素食三日再遣近臣禮官吊祭加賜賻物官元

葬事 世子親臨吊喪士大夫哭之如親戚下逮
輿僮賤隸無不齋咨涕洟館學儒生亦相率來吊
遠近奔波至數千人巷為之隘用其年某月某日
葬于龍仁先兆後幾年某歲月日移葬加平郡朝
宗縣某向之原從卜師言也公天資豪爽特達不
喜冗厲不事矯飾和易之中務以正大為體好善
樂士出於至誠一藝一能猶恐或蔽人之向之若
春陽而亦無敢以狎進者所與交盡名人世所稱
指模而鄭文肅曠每論當世人物舉公實前考友
過人嘗奉親阻寇山谷無人處數日不得食公

適見一老父坐巖石上就告之故解簞食以饋公
讓其半不顧而去歸以奉議政公得免於餓親命
省姊經賊壘遇賊發三丸皆穿衣笠以過不及身
卒與姑相見歸報人以為神明感佑五代祖墓香
火久絕公定祭式子孫輪行文康公神道闕銘自
撰立碑又無祠宇公為重建以畀主祀者寡姊比
屋而居日必往候風雨寒暑職事執掌不廢宗族
無親疎遇之曲有恩意待子弟御僮僕不施呵詈
使各循軌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所歷大官其為德
與義政既屢書而為宗伯請並建東南學如舊制

以待游學之士爵箕子後世襲崇報之禮可行不行者悉舉之修魯山墓立祠宇並祭夫人正孝敬奉慈兩殿祭禮之非廢舉忠孝節義旌表之典攷金匱秘史類纂五禮以徵文獻在本兵請加設武職疏通其積滯者除一朔禁軍之苦國葬興士調京城坊里天使時幫子收布雇立勿動遠方民並著挈令金言斷讞務從寬平泮壁之獄賴以解釋此亦其表表者也事關斯文必盡力為之如龍仁倡起圃隱書院請賜額請致祭不稱名請從五賢從祀之請栗谷請贈謚牛溪請別誣復官又

請贈謚請禁南冥書院毀撤者皆行之立朝四十年田園不增不治垣屋世子臨吊歸語寮屬曰李傅位三公居第甚陋其儉約可尚也七歲同里奇自獻欲結好贈錦帶惡其不正固還之毀觀之年不苟辭受已如此公既盛年高位文采映發出入朝行望之若神仙焉不才能顯貴加人虛襟接物雅俗並容盃觴談笑之際尤使人心醉亶亶不知其倦也九長春官再典文衡禮樂典章儀式多所潤色凡有文事必命公最被恩遇其賜若重錦上駟豐貂玳瑁鮮肥之物不可勝紀四

方造請碑誌序記慶壽哀輓送行亭館之詠者踵
錯於門公揮洒應之若不經意而華贍鴻臚洋洋
乎言之也所著遺集二十五卷行于世公之學祖
於六經其詩文錯得之唐宋詩溯而至於江左建
安西京文溯而至於史漢素臣漆園無不含英咀
華發囊肱篋為已物也初母夫人媿公當琬有虎
來伏戶外人不敢逐既琬乃去鄰里共驚異之至
公貴顯咸謂文章炳蔚之徵公蚤以文執自見及
其施措益彰人人稱其政術而當國家大事常附
以公議無心於其間人主深知其心而累朝倚

毗之重若一又以精誠感動中國事有急難了者
不得不需公終能為君父解憂而銷患於未成久
已信於上下故雖中罹否運處昏亂之朝奸讒不
得以抵其熾昭融顯明壽考令終哀榮極備慶流
子孫後進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月沙至里巷婦孺
草野人士皆效之遂以號行有文學而兼享福祿
功名之盛世比之高麗李益齋云夫人安東權氏
禮曹判書克智之女少公五歲判書文雅自飭教
夫人以禮女紅之暇盡習內則諸書通義理有士
行為子為婦咸得其道性慈仁喜施親戚之無資

者仰如乳哺公於祭祀賓客之禮無不如意而忘
內顧者夫人之助也壬辰之亂一行虛警夫人臨
絕壑自墜天幸獲全後渡江舟覆同舟盡沒獨夫
人與長子俱活八歸之善報丙子往江都事憲諸
子欲奉避夫人曰吾家大族不可先動以為民望
既迫一門死死者三人夫人竟用悲傷丁丑二月
十日卒于喬桐旅舍公之移朝宗始合祔焉有二
男二女明漢觀察使昭漢兵曹叅知女適叅判洪
霽士人鄭玄源觀察娶錦溪君朴東亮女生四男
一女一相修撰嘉相及第次萬相端相女幼叅知

娶贊成驪興李尚毅女生四男四女元相弘相進
士次有相翊相女幼叅判生五男四女柱元承
宣祖貞明公主封永安尉柱後進士次柱臣柱韓
柱國女適學諭李俊耆進士李時術士人李恒鎮
餘幼鄭玄源三男皆幼內外孫搃若而人嗚呼公
歿而世事逾變公之儕友皆已不在惟某為後死
觀察君昆弟強授之狀勗以舊誼某以眊病罪辭
書三反不獲遂應之然公自立二次幾於太上不
朽之業固無待於外世雖有加某十倍者又安能
以文字重公也特紀其人兩共知而有關於世道

者而系詩以為銘銘曰

國朝百年文道大闡赫赫李公厥美天錫文康遺業公實接之違我明辟乃薦厥辭乃動天子國誣乃伸才猷既顯眷遇日新晉陟地部春官正卿遇災弗迷神識益彰盛之文苑俾提其衡矜紳歸仰典冊煌煌有容我享鳴玉以相黼黻圭璋為國之光日入明夷何事不有君子何傷履貞死咎翔陽麗霄品彙昭晰首急求舊踐以煖席大訶奔波國命絲髮義辯崢嶸虜氣自折從容六官出入貳極加額之望衆以為遲晚始論道公所優為守

志秉禮匪石可移昔公南曹青陽載華暨公東閣黃髮皤皤原公所嘗九甜十辛華夏夷人罔不尊親有書滿家有惠寄民播之穹壤結為清芬金石或泐公名不朽余銘之託與公俱壽

平安道觀察使南寧君洪公神道碑銘并序

嗚呼丙子之難文武大吏受藩寄棄身殉國效忠臣節者觀察使南陽洪公一人而已於是大臣合辭上言洪某以白面書生提師遠赴與賊鏖戰橫屍原野宜亟褒崇以勸有位教曰予素知其人今果如此予亡此臣予其痛惜命贈吏曹判書

弘文館藝文館大提學兼帶具馬令有司表其間
卹其家錄用其子孫三月十三日自金化反摺聞
四月十一日癸州梨浦里先人兆內負乾之原
初議西門代事大臣以它數公應薦上特命公
衆喜得人公至思所以稱塞者首閱軍伍營中兵
止七千厚賞募民足萬數日以訓練為事節縮冗
費多造器械親行犒饗激以忠義聞者感動及義
州告急書至有事入慈母山先有朝命遂拔城
移營聞賊過平壤泣曰以賊虜遺君父守此何為
即檄副元帥申景瑗本道兵使柳琳刻日會兵入

援遣麾下別將張煦等四人率數千騎先赴分兵
要路以截旁掠輒有小勝時道路隔斷訛言屢騰
使十輩往無一反者不知上所在及聞南漢受
圍副元帥敗沒促柳琳俱行琳遷就自解殊無意
行公以大義責之自領所部先發至江東琳始追
及說公毋輕動公拔劍斫地曰君父危急敢發
此言吾寧進死不欲退生琳慚而退在途又緩行
不戢軍士以軍令臨之琳恨之公號令明白與士
卒均辛苦士爭願効死於是連遇賊敗之還我民
俘擄者前後數千人至新溪食乏軍士以豆為食

厨人進飭却之曰吾何忍獨甘此即取豆共食軍中感泣忘其飢琳又請從僻路不欲當全鋒公責其逗撓將斬姑賞琳益恨公次骨正月二十六日至金化遇賊斬數百級棄俘獲男婦數百人畜三百餘頭穀倉粟食軍候吏報西南塵起蔽天即移軍縣南柏田山先使琳視地形琳自擇便處據山之左趾公據右趾琳曰衆寡不敵盍潛師以避公奮曰君父在難分當効死我志已決更勿復言况我軍在此賊必分兵來戰勿專向南漢此亦一計也令軍中能死則生死亦不死皆應曰諾令軍

作顏行自山右布陣首尾無隙令兵使從山左對布如右元央相似琳陽應以羸卒居外而悉抽勇銳自衛二十八日賊縱二十騎來嘗我使精砲齊發盡斃之又縱三十餘騎又如之死者半走者半賊不敢直犯使百餘騎在前示挑戰狀以大兵繞出山背衝陣後公令壯士分兵迎擊殪數十百人中其二將賊登山覘視益生兵從陣左羸處舍馬登岸氈裹自推一擁而進勢若風雨麾下欲扶公急避之公笑曰我何往以劍擊地大呼今走亦死寧死戰將士無不盡力搏殺數十人賊幾奔兵使

軍中忽自亂琳倉惶失兜鍪披髮上馬欲遁其下
控而止賊望見棄之公麾下金哲鳳等六人皆戰
死公據胡床不動取符印授小史曰此吾死地然
此物不可失汝必藏去取筆作一行書付侍者蓋
與老母訣語也身中三矢自拔之引弓射賊賊直
來前犯拔劍擊賊遂遇害麾下從死者甚多公餘
軍保一高阜血戰殺賊無算賊乃退琳終不救竟
取公餘軍所戰殺以自功軍人憤怒皆欲食其肉
公麾下朴洞等覓公屍赤身在地心下尚溫從琳
求衣琳出榜語不與衣俄頃而終洞等脫衣棺斂

殯于陣後賊復至拔棺暴屍適有素慕公者過之
諭士民共負埋於深谷防護勿泄至是備禮改殮
歷寒溫四十餘日顏色如生嗚呼士平居抵掌鼓
頰談節義者何限一朝遇難盡易其常甚至脅君
賣降泥首讐庭者皆是焉當公赴難之日提孤軍
抗強敵悍帥麤弁罔不披靡而獨立於霆摧電擊
之中至死不變以成其忠豈不亦毅然烈士夫也
哉公諱命考字元老高麗太師悅之後有若僕射
灌中丞奎死國誅難功在王室至本朝有同知
成均敬孫再傳而為觀察使春卿生諱聖民判府

事封益城君生諱瑞翼參議即公之皇考也自同
知公至參議仍六世名科顯重若觀察公之詞翰
益城公之文行冠冕士林世載厥美公生而犇穎
不類凡兒游戲讀書不去親側八歲能賦詩語意
驚人白沙李文忠公見而奇之玄軒申文貞公族
父鶴谷洪公皆稱以國器二十三擢文科壯元例
授成均館典籍公雖為親強屈見世道昏亂不樂
仕屏居求志久之拜監察遷禮曹佐郎中表有與
雜俎者設義遷嘆之不顧自禮曹移刑曹又移
入曹以劇之紕為成歡道察訪公不介意劬於職

事去瘼就蘇癸亥父憂廬墓盡禮 今上三年拜
兵曹佐郎累遷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弘文館
修撰 上遭啓運宮喪與同寮陳劄論喪制之過
平安監司尹公暄辟為從事事未竣仍遣檄島訶
事奉使稱 旨又差御史賑救遼民接濟有方多
所全活還遇設號牌法以御史復出西關至界聞
虜入義州一道驚沸從者請疾反時尹公猶在閫
公曰使事雖有指尹公嘗知我今有急義不可不
赴遂馳入平壤尹公相見大喜倚以為恃數日軍
潰尹公被逮公隨至 行在請與同坐言路指為

營救論罷諸幕府爭欲得公辟書五至俱不就久之拜成均館直講兵曹正郎出補伊川縣監長官才公啓留之以問事郎叅鞫逆獄竟有超叙之命公議惜其徑遷拗推銓選拜佐郎俾主清論兼春秋館記注官漢學教授 庭試文臣居首陞通政大夫拜同副承旨序至左副為養得安東府使嚴明惠愛理各獲所秩滿入為右承旨 上察公才諳委以兵務它房事有難決者亦多詢及公感激知遇知無不言申得淵使虜還極論其失對辱命之罪請以虜庭歲幣分賜西民奮勵振作專意

戰守又言南備漸弛宜速講究以存遠慮条上方略其言鑿鑿中窾多所施行尋貳東銓復還承旨出為慶尚道觀察使辭行 上命中使宣醞賜豹皮御藥嶺南郡邑最夥民俗喜訟積案多不可勝剗公割斷立盡有以安東時決遣者紛進暗投公舉其歲月叱退之諸老吏吐舌不敢有所欺時詔使迫至所需品物猥多當均賦列邑指期會京而邑大小田賦多寡不同掌故吏老於其任者皆不能暗記公適巡晉陽吏請取營中故案計徃返稽留幾浹旬公命吏持筆一一口授後視營案毫

髮無爽於是益稱公為神明在 宣祖朝益城公
嘗再按本道甚著稱至是父老聞公之為嘖嘖言
益城公有孫也修戰艦核軍丁革弊政明黜陟人
情翕然毋病辭適拜兵曹參議大司諫力爭 章
陵祔廟之非辭意切而不激 上雖怒不以罪也
乙亥由副提學 特授平安道觀察使進階封南
寧君遇前任者勿改不果行公上疏乞還加資
獎諭不許再為大司諫禮曹參判兼副提管皆未
久辭適又兼備邊司提調專管機務事大積而不
死諸公人人稱公才可任重寄是年冬申西閩之

命賜弓矢豹皮西民聞公之來無不喜躍公以為
平壤西方咽喉不可棄請築子母城為必守計
朝廷不從又請築昌朔義三城以牢清北心而置
大將於定郭緩急相應蓋公意役雖鉅興畢力固
圍數年之後足以自守則閉關絕使無畏於彼與
其歲增皮幣割百姓奉寇讐終於自弊者功相萬
也 上雖知公忠而牽制和議竟皆報罷公見
朝廷恃和忘備計畫不行積成憂疾形容憔悴或
謂公何不自愛公歎曰此時何暇私七尺軀也但
失今不圖財力已竭民怨益深戰不得和不得避

亦不得我則惟有一死耳使臣屢以公病聞者
 上特憂之輟尚方煖帽挾纊以賜焉慈母故城卑
 而內無積粟募丁增修廣儲峙常慨然曰早我一
 年受任豈至此乎今難將作矣恐不暇朝食也方
 欲蒐乘選卒以警戒行而賊已渡江實崇禎丙子
 十二月而明年丁丑正月公歿于金化得壽四十
 二大夫人青松沈氏郡守宗敏女判書光彥之曾
 孫也以公貴封貞夫人公為人清明溫直雖勵於
 士節乎其家居絕和易慈愛藹然自幼參議公
 之勤以益城為準循循未嘗不修異操於公

喪居廬日夜隨侍不歸家平生事母無違色視弟
 逾已姊妹五人終始無間言親戚之仰給於家者
 數十人自入慈母至出師勤王恒在軍中不與妻
 子相見其篤於制行如此其進諫未嘗較訐摩上
 銜沾成名至於守職奉公如嗜慾然苟利國家不
 顧人言少暇必展書汎濫司馬職諸篇究古今人
 成敗事跡笑談尊俎凜然有古儒將風所在推誠
 感人關西部曲聞公喪哀痛若親戚自它所過公
 戰場者莫不嗚咽流涕不能已嶺南士民亦然家
 世有寒素節至貴無易敗屋弊席夷然不以為意

屢殿大藩一物不自近雖居顯要門外之軌如掃
文辭雅贍操筆立就然不欲以此自名所著詩文
疏劄三卷籌邊策五卷藏于家公嘗曰一時區區
是非爭可也不爭可也和議之末事必不測士君
子立心當於此驗孰如魯連蹈海澹菴抗章者哉
或言殺身何可易言公曰男兒當死不死復何足
觀蓋公之志素所自期者然我伯氏仙源先生每
語子弟當今人物當以洪某為後進中第一豈兩
心默契於成仁之志而為今日著龜也嗚呼哀哉
公之配平山申氏父曰鑑刑曹察判教子女有法

有一男直晉進士壯元娶判書李顯英女生一男
二女皆幼余識公自其先子時甚悉今又攷其弟
所為實紀義不可盡書只叙其大者而系以詩詩
曰

天啓南陽世降忠正僕射中丞屢書麗乘益城嗣
興聖模自繩版有聞孫文武是將授節西門劄心
石畫謀臣內御顛倒帷幄睽睽虎睛思媚玉帛屹
屹金城以養蠱賊羽書重跡戎馬生郊社稷蒙塵
玉色愁勞賁育允豫干莫韜光惟公奮義以死易
生柏田慘澹妖星實霄鋒摧刃折嶽坼天吽嗟嗟

惟公力屈志揚國恥未滿公胡遽亡綱常是扶臣
道是經生也吾願歿也吾寧刻詩桓楹用昭千齡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